嚴。

「莎喲娜拉●再見」與「鑼」

柳南城

如果說，宣統那年的風吹着的那串掛在屋簷下的紅玉米，能够掛住我們的鄉愁（見瘂弦「深淵」詩集），那麼黃春明讓憨欽仔出來敲的這面鑼，必定也能擊起我們對於臺灣斯土的鄉土之情。

黃春明的那枝筆是很令人着迷的，他能够自嘲，也能够嘲人，但是每篇小說都充滿着陽光，充滿着對斯土强烈的愛，愛到不容詆譭，生死以之。這使得每個在讀着黃春明小說的人，都能感到一陣震撼與虔敬。其中尤其以「鑼」與「看海的日子」最能代表黃春明在寫作上的氣魄，前者能將憨欽仔這孤老頭子寫成一位英雄，在這同時，也讓憨欽仔賴活的那個小鎮壓進讀者的幻覺，所謂「人卽土，土卽人」的天人合一狀態，後者讓一個叫阿梅的妓女，從對於生的欲望擴展而成爲對於整個世界的懷抱，這樣的成就，着實令人爲之側目。

至於「鑼」以後的作品，黃春明則離開了那塊土，雖然近期的佳作「莎喲娜拉●再見」係發生在那個鎮上，但是黃春明的筆下焦點已不在那兒，而在於現實中國人的情境之上了。例如「兩個油漆匠」，讀來酷似留美小說，小說中的城、鎮之間隔如浩洋；至於「蘋果的滋味」，並不是好受的，尤其是美國蘋果，這些令人氣結的積鬱通通在「莎喲娜拉●再見」中，藉着一位「黃君」而抒發了，（篇名雖有「莎喲娜拉」但也應含有Bye-Bye 才對）在近期的黃春明小說中，他捨棄了文學上一向被認爲必要的「美感距離」（如遠方的「油漆匠」，與近處的「再見」），在我以爲這是件很艱險的事，只要素材（題材）上距離愈短，愈近現實生活就愈好，至少文學上的任務是在於此，但是在技巧上的距離仍應保持在安全度，否則宛如新聞報導——雖然這也是新興

的技巧，有時總令人覺得不適。君不見王禎和的「小林到臺北」（見文季二期）與「嫁粧一牛車」、「三春記」間的距離，又豈是高雄到臺北的距離可以算計的？

雖然我們很懷戀黃春明和他的那個小鎮以及憨欽仔、阿柏、青番公，但是我們也因爲有了「黃君」而大喊過癮，我們小聲的問：「能不能讓魚與熊掌全下鍋去？」

失去的桃花源

江　放

陶淵明生長在東晉末年。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。全中國，尤其是長江流域，連年戰亂不已；人民流離失所，生活艱苦。陶淵明這位敏感的詩人感觸很深。他把他的理想和嚮往寫在一篇散文「桃花源記」上。

而我們這一個時代的黃春明，把他的理想世界寫在他的兩本小說集「鑼」和「莎喲娜啦•再見」上。

在「鑼」這本書上的自序上說：「從此我就留在這小鎮。後來我認識了那個油漆工，他不喝醉酒的時候，是一個老實人。當然，我也認識了這個小男孩和其他鎮上的人；像打鑼的憨欽仔，全家生癬的江阿發，跟老木匠當徒弟的阿倉，妓女梅子，廣告人坤樹。還有，還有附近小村子裏的甘庚伯，老猫阿盛，青番公等等。他們善良的心地，時時感動着我。我想。我不再漂泊浪遊了。這裏是一個什麼都不欠缺的完整世界。我發現，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地方。」

陶淵明和黃春明的理想世界有一點是相像的，他們都嚮往純樸、平凡而富人情味的生活環境。不同的是，陶淵明的桃花源是想像的；而黃春明的「完整世界」曾經存在過，而現在正在加速消失中。